



專輯 【廬山慧遠】

千古山門 勝事留

慧遠大師與親師友的互動
編輯組

「勝地東林十八公，廬山千古一清風。」

慧遠大師開拓了廬山的人文境界，令廬山成了南北文化交流的核心；
多少逸事在廬山，隨著慧遠大師的道業風華照耀宇內，傳誦千古。



賢兄賢弟

慧遠和慧持兄弟自幼喜好讀書，常常一天內讀完別人十天的進度。慧遠在十三歲時就已經融貫儒門《六經》思想，對於當代流行的《老》、《莊》等玄學思想，也頗有心得。

一天，父親喚來兩兄弟說：「這附近已沒有合適你們的師長了。在這樣的亂世，讀書不過求個安身立命之道。江南的范宣子是當代大儒，跟他學習定能找到安身之道。正好小舅也想向范宣子求教，你們就一同前往吧！」

父親又再三叮嚀說：「這一路上很不平靜，你們兄弟一定要同心協力，相互照應。」

兄弟兩辭別父母，跟著舅舅遠道求學。盜賊阻斷往江南的通路，兄弟兩卻意外地見到道安法師。在聽了道安法師說法後，慧遠對弟弟說：「從道安法師那兒，我已找到安身立命之道，我想追隨法師出家。」

慧持：「怎麼這麼巧！這正是我想對您說的！」

慧遠：「既然這樣，我們就一起去跟舅舅說吧！」

得到舅舅同意，又蒙和尚慈悲剃度，兄弟倆成為道安法師的門下弟子。

慧遠及慧持皆嚴持戒律，用功精勤。常常夜以繼日地鑽研三藏，絲毫不敢懈怠。很受道安法師器重。

在道安法師座下二十多年後，道安法師令慧遠外出弘法，慧持也同行。慧遠原想到廣東羅浮山。途經廬山時，被當地的幽靜所吸引，他對慧持說：「這裡是個修行的好地方，我們就在這裡落腳，弘揚念佛法門吧！」

慧遠從此不出廬山。若有山外的信眾想請法師前去說法，便由慧持前往。

在廬山弘法十多年後，慧持有天很嚴肅地對慧遠說：「聽說成都地沃民豐，卻不識佛法的智慧。我想去蜀地傳法，特來向您辭行。」

慧遠極力挽留，說：「當年離家時，父親交待我們一定要同心協力，相互照應，你怎能就這樣離開呢？世人都喜歡相聚，為何你卻選擇分離呢？」

慧持：「如果被情愛滯絆，何必出家？我們又為了什麼而放下世俗的欲念，出家求道呢？是為了將來能在西方彌陀處相見啊！」

慧遠不再多說，默默拭去淚水，任由慧持靜靜地離開。🏠

參考《高僧傳》



事師以孝

慧遠兄弟跟著舅舅來到太行恆山時，聽聞當代高僧道安法師在附近，便一同去聽講。當時道安法師正在講說《般若經》。慧遠只覺眼前開展出一個值得用生命來追求的不可思議境界，便發心跟隨道安法師出家，正好弟弟也有此意，兩人一同去秉告舅舅。

舅舅聽了兩兄弟的意願，沈思好一會才說：「相信你們一定經過深思熟慮才做出決定。只是離家已久，盤纏用盡；現今交通阻隔，家中也無法接濟。如果你們出家，恐怕會很辛苦。」

慧遠：「既然有心出家，志在求道，不求生活的舒適。」

出家後，兩兄弟深入經藏，用功不懈。他們安於貧窮生活，不曾抱怨衣食的缺乏。唯一感到不足的是——想夜讀卻沒錢買燈油。

沙門曇翼發現他們的困境，便接濟他們燈燭的費用。道安法師知道此事，很歡喜讚嘆：「曇翼真是知人善助。」

一日，道安問慧遠：「近來在探究些什麼？」

慧遠：「弟子不才，像是『無生實相之玄』、『般若中道之妙』、『即色空慧之祕』、『緣門寂觀之要』等，都還

需要深入去研析，去融會的。」

道安聽了非常讚嘆，稱讚慧遠，說：「能使佛法大興於中國的，大概就是慧遠了吧！能弘傳我所教授的義理的，也就是慧遠了吧！」

受到道安法師的重視，慧遠出家才三年，師父便要他上台講經說法。

遠：「我才疏學淺，恐不能勝任。」

安：「俗世的儒家講『大孝尊親』。至於我們出家人，孝敬師尊最好的方式就是『以佛法為己任』，時時不忘度化眾生。師父相信你的能力，就放心上台吧！」

受到師父的鼓勵，慧遠勇敢承擔起說法度眾的責任，道安也以讚賞的眼光觀察著慧遠的成長。

後來為弘揚佛法，道安遣門下眾徒分赴各地。臨行前，道安對各弟子都有番教誨與叮嚀，唯獨對慧遠不發一言。慧遠跪在道安身前說道：「師父唯獨沒有對我訓示，難道認為我不堪教導嗎？」

道安慈祥地對慧遠說：「並不是這樣的。我信任你有足夠的能力，並不需要我擔憂。」

參考《高僧傳》



隱居廬山

時局動亂，為使佛法能在中土廣佈，道安決定分散徒眾，慧遠及慧持遵循師命外出弘法。

慧遠對慧持說：「我們去廣東的羅浮山弘法吧！」

慧持：「為什麼選擇羅浮山？」

慧遠：「師父在十多年前也曾分散徒眾，往四方傳法。當時受師命而離開的慧永法師曾和我相約羅浮山。」

兄弟倆便一路往東南前進。途經廬山時，被山中的清淨所吸引，有意在此結廬隱居，不意卻見到慧永法師。

慧永：「聽說您入山，特來看看。」

慧遠：「以為您已到羅浮山，不料竟在這裡重逢。」

慧永：「當年我經過廬山時，遇到一位虔誠的信眾——陶範。他跪在我面前痛哭流涕地說：『要是法師您不肯住在這裡，執意要到廣東去，那我就不再接近出家人了！』

不忍傷他的心，我便留下了。」

慧遠：「法師慈悲，為眾生著想。」

慧永：「當年相約羅浮山，今日卻在廬山相會，看來我們的緣分就在廬山！我住持西林寺，請您來此相聚！」

慧遠：「正想和永法師切磋佛法。」

在慧永的邀請下，慧遠兄弟便住進西林寺。然而隨著信眾日增，西林寺已不敷使用。

慧永便對刺史桓伊說：「遠公品德高尚、學識博富，才剛到廬山弘道，徒眾已從四方來此聚集。西林寺現今已太過狹窄，將來還會有更多信眾追隨遠公，您認為該如何才好呢？」

桓伊就在廬山的東邊另立東林寺，請遠公住持。

有天，鎮南將軍何無忌在廬山的虎溪設宴，邀請慧永及慧遠兩位大師駕臨。遠法師帶著徒眾百餘人參加。

僧團每個法師行止端莊嚴肅、秩序井然，言之有物，不作戲論；而永法師飄然一身，穿著衲衣草鞋，支著錫杖，持著鉢盂，神情自然安詳，清散不帶驕容。

見到兩位大師不同風格，何無忌對眾人說：「遠公課徒嚴謹，徒眾都能依律而行，智慧持身；若是論到個人風格的清高飄逸，永公較之遠公則有過之而無不及。」

參考《高僧傳》



望風推服

慧遠神韻嚴肅，舉止方稜，令人敬畏。初次見到他的人常會不由自主地身心戰慄，連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有位沙門想奉獻一根竹如意給慧遠法師。然而幾次站在慧遠法師的面前卻無法開口，始終不敢呈上，最後悄悄放在靠角落的座位上，默默離開。

有位慧義法師性情剛強，自視甚高，不肯服人。他聽了「竹如意」這件事，便準備了一些難題，上廬山去考較慧遠。

出發前，他先去找慧遠的弟子慧寶，慧寶正在山下弘法。慧義對慧寶說：「你們只是些庸才，才會遠遠看到慧遠法師的影子就嚇得不敢亂動，也開不了口。你看我怎麼跟他論辯，一定讓你們的師父啞口無言。」

慧義到廬山時，慧遠正在講說《法華經》。慧遠見解深刻，敘述有條不紊。慧義發現自己準備好的難題似乎已不成為問題。想鼓起勇氣發問，竟然心跳加速、汗流不止，最終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離開廬山後，慧義又去找慧寶。對他說：「慧遠法師並非普通凡僧。他言辭中肯，容貌嚴謹，言行各方面都令人

敬服，禪定功力也令人訝異。」

慧義又問：「那些常住東林寺，天天和慧遠法師見面的弟子，也是這般敬畏遠法師嗎？」

慧寶：「當然！我舉個例子吧！」

有位僧徹法師，文彩斐然，落筆便能成章，很受師父器重。他有天在廬山的南面，攀上松枝對著遠方長嘯。遠揚的音聲引起群山眾鳥和鳴，一陣清風飄過，令人有超然物外、與天地合一的逍遙之感。

僧徹回到東林寺，還感到飄飄然，便問師父：『戒律禁止演奏管絃樂器及戒絕歌舞。如果只是長聲吟嘯，戒律是否允許呢？』

師父回答：『如果會使意識紛亂，影響識見清明，就是非法。』

僧徹聽了聳然心驚，立刻身心收攝，很恭敬地回答：『是。』

慧義：「時時不忘收攝身心，慧遠法師持律真是嚴謹啊！」

慧寶：「家師便是以深刻的智慧、嚴謹的修持、言教及身教等等，令我們心服。我們對師父望風推服，都是打從內心發出的真誠敬意。」

參考《高僧傳》、《東林十八高賢傳》



養徒以義

僧濟是慧遠非常器重的弟子，他悟性靈敏，融通諸經及世俗典籍，又善長說解文意。慧遠常稱許他：「將來能接繼我的大法的，應該就是僧濟了吧！」

然而僧濟正當盛年就生了重病。慧遠深知無常迅速，不說任何安慰的虛話，只拿了一根蠟燭交給僧濟，吩咐他說：「濟法師可以憑藉燭火，停止一切念頭，建心安養。」

僧濟明白師父的深義，執持燭火，停下妄念，一心不亂。又在黃昏時請眾僧一起至誠誦念《無量壽經》。夜裡僧濟平靜地對照顧他的弟子元弼說：「四大了無疾苦。」並將燭火交給元弼。元弼便請僧眾輪流執持燭火。

這時僧濟覺得自己憑藉著蠟燭飄浮在空中行走，蒙彌陀接引而置身佛掌中。僧濟臉色愉悅地對元弼說：「化佛來接我，我要走了！」說完便右脅臥而往生。

僧濟的往生，帶給眾人對念佛法門的信心。然而因當時中國的經典翻譯不全，慧遠發現在義理上時有歧義，難以融通。聽說西域高僧鳩摩羅什已到長安，想要通信問好並討論佛法疑義，卻因時局混亂，交通中斷，加上治安敗

壞，盜賊流竄，找不到可以傳遞書信的人。

這時曇邕來到座前，向師父請命：「弟子願為信差！」

慧遠：「路途太過危險，不能讓邕法師冒這個險！」

曇邕：「弟子身長八尺，雄武過人。出家前忝為將軍，這點路途不算什麼！請師父體諒弟子弘傳大法的心志，把這分工作交給弟子吧！」

慧遠深思一會兒，說：「那就偏勞邕法師了。」

曇邕帶著師父的書信出發往長安，半年後帶著鳩摩羅什的回信歸來。此後長達十多年間，慧遠和羅什互有書信往來，全靠曇邕不辭勞苦居中來回奔走。

有僧人僧鑒非常推崇曇邕的道德與學問，請他到揚州當住持。曇邕以師父年高體弱而推辭。慧遠知道這事後，擔心門下弟子都因這個理由而不肯外出弘法，便對曇邕說：「我們既已出家，就須以弘法為己任，而不是拘於小緣，絆手絆腳。現在我命你離開。」

曇邕明白師父的深義，沒有任何怨忤地離開了東林寺。☞

參考《高僧傳》、《東林十八高賢傳》



遠人來訪

聽到天竺來的僧人佛馱跋陀羅帶著四十多位弟子要來廬山，慧遠立刻派弟子前去迎接。

一行人到了東林寺，互道久仰後，佛馱跋陀羅的弟子慧觀對慧遠法師說：「師父命我向和尚說明南來的緣由。」

慧遠：「法師請說。」

慧觀：「我們原在北方接受秦王姚興的供養。師父在一次禪坐後對身旁的弟子說：『有五艘天竺的船隊正在整裝，準備往中國來。』」

有位多嘴的弟子到處跟人說這件事。可是過了月餘也沒有船隊過來，便有人說師父是個騙子。」

慧遠：「佛馱跋陀羅只跟身旁的弟子說，並不犯戒。」

慧觀：「還有一件事：有位俗家居士曾跟著師父禪修，未給師父驗證，就四處說已得阿那含果，招搖撞騙，把我們僧團名聲破壞殆盡。」

慧遠：「是那位弟子犯戒，與和尚無關。」

慧觀：「但是眾人都把這事算在師父頭上，我們只好離開。」

慧遠想了一會，說：「法師並未犯戒，我寫封信給秦王及北方僧團，跟他

們說清原委！」

佛馱跋陀羅：「我從天竺來中國，並非貪圖秦王的供養，而是為了弘法和譯經。只可惜我弘法的心願還沒完成，帶來的佛經還有很多尚未譯成中文。」

慧遠：「非常歡迎您定居廬山，請在此設立譯經台吧！我會令門下弟子協助譯經工作。」

佛馱跋陀羅便在廬山住下。他和慧遠常共同探究佛理，互視對方為知己。

秦王及北方僧團接到慧遠的信，化解這場誤會，恢復了佛馱跋陀羅的名譽。

一年後，佛馱跋陀羅又領著弟子離開廬山。

佛馱跋陀羅僧團離開廬山不久，就聽說有五艘天竺的船隊來到中國，問起出發時間，正是佛馱跋陀羅法師告訴弟子的時間。大家才知道佛馱跋陀羅是位具有神通的高僧。

佛馱跋陀羅雖然離開廬山，四處弘法，心中還是十分感念慧遠為他說明真相，恢復了名聲。佛馱跋陀羅過世後，弟子依其遺願，在廬山建塔安放骨灰。成為第一位葬在廬山的外國僧人。📍

參考《高僧傳》、《東林十八高賢傳》



甘露潤澤

慧遠足不出廬山，卻有不少名流文士慕名來訪。法師本著「甘露潤澤萬物」，依根器隨機點化前來求法的人。

荊州刺史殷仲堪久聞慧遠大名，有天清晨，特地帶著《易經》上廬山和慧遠討論，不知不覺，竟然日已西斜。殷仲堪不曾和人談論易理談得如此投契，忍不住讚嘆說：「法師智慧如海、識見深刻，讓人望塵莫及啊！」

慧遠：「刺史！您的才辯正如泉湧一般；您的聰明才智就像流泉一般！」

仲堪聽了，對法師的敏捷反應更加佩服。

不久，又有謝靈運來訪。謝靈運是當時有名的文人，才華洋溢，性情高傲。他聽了殷仲堪對慧遠的讚譽，很不服氣，決定親上廬山論辯。但一見到法師儀表長得嚴靜高清，講經時的神情從容優遊，立刻改變態度，很恭敬地對法師說：「弟子請求加入蓮社。」

慧遠誠懇地回答：「居士心思太雜，恐怕不合適。」

謝：「我聽說司徒王謐寫了封信給您，信中他提到：『我今年才四十歲，卻如同六十歲一般衰老，怎能不為自己的頹落而感嘆呢？』

大師您回答：『古人不重財富而重光陰；留意於智慧的積累而非長壽的秘法。居士您既然已學佛，能以佛理調御身心，又何必羨慕長壽之人呢？』

現今我也想以佛法調御身心，請師父慈悲攝受。」

慧遠：「您既心意懇切，我就給個建議：文人都喜愛『美』的事物。您可在蓮社旁挖個池子，種植白蓮花，觀想蓮花化生的情景，儲備往生資糧。」

謝靈運便在蓮社旁建了白蓮池，並不時上廬山來聽經聞法。

一日，慧遠讀到陶淵明的詩句：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」認為頗具禪趣，便邀請淵明加入蓮社。

陶：「我愛喝酒，不適合。」

遠：「特許你可以喝酒。」

只去了一次，陶淵明便對慧遠說要退社。

遠：「為什麼呢？」

陶：「社裡的人個個正襟危坐，不苟言笑，嚴肅得很。我便是有酒，也喝不下去，所以退出。」

慧遠便笑笑送他離開。📖

參考《高僧傳》、《東林十八高賢傳》、
《廣弘明集》



立身行道

這天東林寺來了位軍官求見住持。軍官對慧遠說：「久仰大名！我是桓玄將軍的手下。將軍正好經過這附近，特地派我來迎接法師到營中一敘！」

慧遠對軍官說：「感謝將軍厚愛，可是我近來身體狀況不佳，無法遠行。」

軍官：「既然如此，在下告辭。」

桓玄聽了軍官的回覆，決定親自去見慧遠。幕僚勸桓玄說：「從前殷仲堪曾入山禮敬慧遠，將軍如果見到慧遠，千萬不要禮敬他。」

桓玄：「這還需要你說嗎？殷仲堪是我手下敗將，我自然比他高明得多，我是為了拆慧遠的台，才走這趟。」

然而桓玄一見到慧遠莊嚴肅穆的神情，很自然便對慧遠行禮致敬。

行完禮，桓玄開口就問：「不敢毀傷，何以剪削？」

慧遠答：「立身行道。」

桓玄心想：「我所問引自《孝經》：『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，孝之始也。』原想責怪他剃髮為僧是不孝的行為。」

然而慧遠的回答也引自《孝經》：『立身行道，揚名於後世，以顯父母，

孝之終也。』當真答得簡捷有力。」忍不住稱讚：「答得好！」原先準備要為難法師的話都說不出來了。

桓玄換個話題：「我此行是為征伐叛軍。」

慧遠沒有回答。

桓玄：「法師不為我的軍隊祈福嗎？」

慧遠：「我希望居士能安穩，所有眾生也都能得到安穩。」

桓玄下山後對左右隨從說：「我生平第一次見到像遠公這樣的人，他的確是位高僧大德，當之無愧！」

桓玄因戰功顯赫，位日高且權愈重。他特地寫信給慧遠，請他還俗，到他座下來擔任官職。

慧遠堅定地拒絕桓玄之邀，回覆道：「我既已出家，便只為弘傳大聖之制，不再更改本懷。」

桓玄不久之後篡奪了寶位，掌控國內政權。他下令全國各州抄錄境內沙門的戶籍，並下令沙汰寺中僧侶。規定只有符合「一、能申述經誥，暢說義理者；二、禁行修整，奉戒無虧者；三、山居養志，不營流俗者」才可以保有沙門身分。不符合上述三項要求者，一律



勒令還俗。但對於慧遠所居的廬山卻特別說明「廬山道德所居，不在搜簡之內。」

桓玄下達命令後不久，慧遠寫了封信給桓玄，除了請求放寬沙汰僧侶的標準外，大致是支持桓玄這項政策。慧遠說：「這項命令執行後，便能斷絕那些心思沉溺在俗世的人踏入沙門的行列；讓有心追求真理的沙門不再受到俗世的譏諷。如此一來，眾人才能真切明白三寶的可貴而加以珍視，佛法便能日益興隆。」

桓玄很高興這項政策得到慧遠的支持。他又提出新的政策，要求全國僧侶必須向君主敬拜。

桓玄寫信給慧遠，要求他對此事發表意見。

慧遠回答：「沙門乃塵外之人，不應致敬王者。」

桓玄多次以書信和慧遠辯論這個問題，慧遠始終堅定立場。

後來晉安帝奪回政權，桓玄逃逸。當時擔任輔國的何無忌勸慧遠：「和尚曾和桓玄有不少書信往來，現今桓玄已成叛國賊，皇上又想見您，您應該去覲見皇上，表現您對皇室的忠誠。」

慧遠：「居士您也見到的，我年老體衰，無法遠行。」

皇帝聽說慧遠因身體不適未能面聖，不認為慧遠失禮，還派使者前去慰問。

慧遠修書請使者帶回，信中寫道：「願聖上御膳順宜。我身染重病，加上年老體衰，無法前來面聖，蒙聖上寬宥，還派使者來慰問，心中無限感懼，不知如何言喻。」

皇上詔答：「上月經過江陵，原本想和法師見面，但法師既養素山林，又所患未痊，無法見面，真是遺憾。」

雖有皇帝的關心，眾人的祈福，慧遠身體還是日益衰弱。所有大德都勸說：「喝些豉酒可調身。」

慧遠：「這違犯戒律，絕對不可！」

大德：「那請喝些米湯。」

慧遠：「已經過日中了！」

大德：「喝用蜂蜜調和的水也行。」

在旁的弟子正想去準備時，慧遠叫住他：「請精研律法的律師去尋閱經典的記載，看看喝這種飲品有沒有違戒。」

律師認真地搜尋經文，但還沒翻到一半，慧遠已經往生。☸

參考《高僧傳》



平等度眾

慧遠年少時曾和盧瑕同窗求學。盧瑕婚後，生子盧循。盧循長大後跟隨孫恩四處作亂。孫恩死後，眾人推盧循為主，率眾征戰，一度占領廣州。後來接受朝廷招安，擔任廣州刺史。過不久又領眾叛亂，一路攻上江州。

雖然戰事十分緊張。盧循仍專程到廬山去拜會慧遠。

慧遠先敘舊：「令尊安好？」

盧循：「說來慚愧，忙於征戰，無暇承歡膝下。家父對您很是掛念，交待一定要來向您請益。」

慧遠接著言辭銳利地問盧循：「居士您一表人才，為何懷藏不軌之心？」

盧循為自己辯解：「晉室昏庸，已失民心。各路英雄風起雲湧，正是建立新局面的大時代。只能說人心思變，並非在下懷藏不軌。古來成者為王，敗者為寇。現今歸順王室只有死路一條，若是奮力殺出，或許眼前是條光明的道路。」

慧遠見勸也無益，便改變話題：「世俗的成敗、功名暫放一旁。居士您既然來此，便是與佛有緣。請隨眾聽經聞法，共修念佛法門，以期將來同登彌陀淨土。」

盧循：「請師父引導。」

慧遠：「您就來蓮社，和我們共修吧！」

見到慧遠和盧循往來密切，有位僧人便提醒慧遠：「盧循是國家追捕的賊寇，法師與他交往，不擔心被朝廷懷疑有謀反之意嗎？」

慧遠平靜地回答：「我佛對眾生一律平等看待，不因階級、貧富等不同而有所取捨。有識之士必定明白我的立場。請法師不用擔心。」

後來盧循被劉裕討平。有下屬對劉裕說：「屬下聽說廬山慧遠和盧循交情深厚，要把慧遠抓來嗎？」

劉裕笑笑說：「慧遠是出家人，對人一律平等看待；凡有心向他求教的，都願接引他們進入佛門。像這樣的高僧，我們該多加敬重才是，你怎麼反倒懷疑他呢？」

劉裕又叫來屬下說：「你幫我寫封信給慧遠法師，傳達我的敬意，再送些錢、米等物資供養法師。」

慧遠的弟子們見到信及物件，都非常佩服法師心胸寬闊、見解高明。📖

參考《高僧傳》、《晉書》



念佛相期

劉遺民辭掉官職，到東林寺跟隨慧遠修習念佛三昧。

慧遠問他：「居士您有機會位居顯赫的官祿，為什麼要放棄呢？」

遺民回答：「晉朝君臣間相互猜忌。臣子處心積慮想篡奪大位；國君整日提防臣子。朝廷根基並不像磐石那般穩固；有情眾生卻如累卵一般脆弱。我即使作官也不能有什麼作為。」

慧遠聽了非常嘆服，說：「居士的心胸與識見當真超越群倫。」

遺民：「不過是自己的選擇罷了！」

慧遠又問：「居士打算如何營生？」

遺民：「有廬山這個寶地可以修行；有慧遠大師可以服膺。我打算在這裡立間禪坊，與群賢探究玄理，過著安貧的生活。」

慧遠：「當年我曾用心研讀世俗典籍，以為已涵蓋全部真理。等到讀了《老》、《莊》等書籍時，方才了悟名教只是應變的虛談罷了。現今看來，出世間的典籍，還是佛理最為高妙。您要探究玄理，當以修佛為先。」

遺民：「感謝師父點撥。」

劉遺民從此便在廬山歸隱。

慧遠對遺民相當器重，細心觀察他

的生活。發現他持戒謹嚴，專念禪坐，安貧過活。然而既在俗世，不免需為生計操煩，便提醒他說：「居士是如來的賢弟子。然既在濁世，便不免為營生而累。居士可在六齋日時，簡絕日常俗務，專心於空門的修行，以便能有更深的體會，厚植往生西方的資糧。」

遺民：「感謝師父指點。遺民還有項困惑請教師父：遺民還無法忘情於筆墨。」

慧遠：「藉由筆墨，可以表達情志，補言語不足的部分，把觀點完整地表現出來。居士不用為此困惑。我想建立蓮社，邀請信心清淨的佛子共修淨土法門。就偏勞居士撰寫發願文吧！」

蓮社成立之初，慧遠領著劉遺民、雷次宗、周續之等人，在西方三聖前，共誓往生西方。劉遺民念出誓願文：

「善惡必報，無常期切。幸而聽聞佛名，眾人方有所歸依。各人的因果、業報、功德不同，在此誓願：先登淨土的，不可忘了提攜後人。願大眾能同生淨土，都能依託著蓮花，悠遊在八功德水之間；在七寶行樹的覆蔭下，同聲讚詠阿彌陀佛！」

參考《高僧傳》